李大钊（寻找）：仲甫兄，仲甫兄——

胡适：在吗？

李大钊：没有

李大钊：我就说看好他看好他，以他这个性格，看到现在这么一个形式，他肯定会出事啊。仲甫兄——陈仲甫——仲甫兄——

李大钊：找 找 找 找

胡适：走哪啊守常

李大钊：找啊！

胡适：你去哪儿找啊，一院二院三院我们都找了，马神庙、北河沿、红楼操场，他都不在，君曼嫂子也都在找他。我们现在别着急，我们想想他会去哪，我想到的只有家，还有学校。家里边，君曼嫂子等着他；学校，我们俩在这儿等

李大钊：适之，问你一个问题

胡适：（沉默）

李大钊：这还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民国吗，这还是徐锡麟，秋瑾这些烈士，抛头颅，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？这间教室，本可以摆上一张干净的课桌，让学生们在里头安安静静地去享受知识的乐趣。可以现在呢，变成了监狱。里边关着我的学生，关着你的学生，关着仲甫兄的学生。可怕的是门口，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，他们用祈求的眼神，在寻求别人的帮助，甚至在向军警下跪。更荒谬的是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啊。这个国家怎么了，你没觉得这国家很荒唐吗？

胡适：守常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我们真的不能蛮干下去了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都要好好想一想，检讨一下自己的思路。否则，受辱的只有学生，受损的只有学校。就像是我在《北京学生受辱记》里写的一样!

李大钊：适之我们有错吗？学生们有错吗？你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，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？

胡适：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守常，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，是，我们都看到了，你难受我也难受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，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，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

李大钊：适之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？我们为什么罢课呀，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吗？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抗议、申诉无效，不得已而为之的吗？难道爱国有罪吗？卖国有功啊？

胡适：爱国他有很多途径，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。还有守常，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，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，这很危险

李大钊：有什么危险的呢？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，不要总信奉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，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，兼容。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

胡适：你又扯远了，现在我们谈的是眼下，我们如何救北大，我们如何解救我们那些被捕的学生

胡适：我们要想办法呀，要想办法。着急没用的，我们要安静，静能生慧，想办法！我的意见是，我们要取消罢课，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

李大钊：绝不能取消罢课！这个时候绝不能取消罢课，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，我们去斗争！

胡适：斗争？！你还要斗争吗？斗争有什么用！现在你和陈仲甫满身都是伤疤了，你还要斗争，还要走极端吗？陈仲甫，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，我们三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，我们为什么要往，这汪浑水里面蹚呢？

胡适：在这样下去，不仅是北大完了，还有你们俩，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，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

李大钊：适之啊，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，是为了启发民智，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，势必会有所行动。光有思想没有行动，是救不了国家的

胡适：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，我是说你们一定不能再走极端

李大钊：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。如果一个国家，强权压倒了公理，如果一个国家，涉及到核心利益，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，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力。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，中日甲午战争，中国战败了，我们割地、赔款，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。没办法，我们没脾气。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适之，凭什么 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，这还有公理吗？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，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国家，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？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？所以为了国家利益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，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。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，九死而不悔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

（陈独秀出场）

胡适：仲甫，你去哪了？

陈独秀：我没事儿，我在那坐了一会儿。我那个...我去转了一圈....守常说得对，让我在家呆着，不让我去，我这就回家。完了我....我饿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我也渴了，嘴干，没事儿。

陈独秀：我没事儿

胡适：仲甫

胡适：陈仲甫！

陈独秀（回头）：共和死了，我不会死！